

## 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海公案 第四十六回 捏本章調巡湖廣

卻說嚴嵩看了海瑞本章，恐怕他日敗露不便，遂使家人立即前往張府，去請居正前來商議。當下居正聞召，速速來至相府。彼此敘會禮畢，嚴嵩攜了居正的手，來到內書房，私自相竊議。嚴嵩道：「前者足下差沈充前往中途行事，至今半載，不見蹤跡。初時僕猶以為彼因不能成功，畏罪逃匿，不敢回來。」

如今海瑞卻是有本章到京，稱說已到安南。如今番國伏罪，立即趕緊辦貢。恐怕聖上盼望，故此先行具奏。約以六月底在該處起程，不過九月間盡能回京。僕見此本，心卻疑惑。若是沈充不曾趕上猶可；若是趕上了，遇著海瑞，這廝是極會說好話的，一頓甜言蜜語，那沈充係一勇之夫，哪裡曉得利害？只顧免了目前之禍，卻不料後來之利害。或者跟著他一路向那安南而去了，亦未可定。日後回來，豈不是你我一場大禍麼？」

居正聽了，如夢初醒一般，不禁跌足道：「是了，不錯的。」

丞相一言，卻把在下提醒了。正所謂：『只因一句話，驚醒夢中人。』這沈充他自幼隨父親到安南貿易，後來父死，他便流落難歸。這番王本是廣州東莞縣人，乃念鄉情，遂把沈充收為內務家奴，十分得用。過了七八年，番王只因沈充之父柩未葬，特賜百金為路費。沈充得了百金，便將父柩歸葬。後來一病三年，復行流落，沿至京城，在下收留為奴。實見他身材雄偉，所以把這件差事委他。誰知他卻如此。丞相之言，猶如目見的一般了。不然，海瑞竟能說得番王納貢麼？必因沈充。他就是一個活證，這還了得！大家都有些不便之處，如何是好？」

嚴嵩道：「我正為此著急，足下才大，可想一妙計，能阻止海瑞不得回京麼？」居正一時努嘴閉目，抓耳撓腮的，沉吟思想了一會，拍掌笑道：「有了，有了！」嚴嵩急問：「足下有何妙計？」居正道：「便有了！只要丞相出名具奏方可。」嚴嵩道：「只須止得他不回京，又何惜略動紙筆？足下且說，看是如何。」居正道：「將計就計。目下湖南一帶，地方不靖，匪類連黨，白晝橫行，官兵亦無法可治。明日丞相可將海瑞奏本一並申奏，兼道湖廣利害，非海瑞前往不可。目今安南貢物將次解京，可以無庸海瑞督解，著其就近前往三楚鎮撫。若是皇上准了，那時丞相即著委兵部官員飛馳前往，攔住海瑞不必進京，就往三楚鎮撫。若海瑞不能進京，就緩緩的打探沈充消息，另作計議。所謂急則治其標也，惟丞相察之。」

嚴嵩聽了，不勝大喜，說道：「果然妙計，當即行之。」遂修奏本，照依張居正口中之言，一一寫畢，遞與居正觀看。只見寫的是：臣嚴嵩謹奏，為據情轉奏，並乞恩改授，以資彈壓，以安黎庶而彰國憲事：照得奉旨欽差安南使臣海瑞飛章前來，據稱奉旨前往安南催貢，於本年月日業已到境，宣讀恩詔，該番仰誦皇仁，畏威懷德，即時稽首服罪。立飭番工採取奇珍異寶，日夕上緊趕辦各物貢獻。海瑞督辦在彼，約計六月底始可告竣。計程九月間，始可回京復命。海瑞誠恐主上廩懷，故先行飛章具奏，候貢物工竣，即應督率回京等情，飛奏前來。據此，理合黏連海瑞原奏，一並上呈陛下。再者：湖廣全屬，地連貴州，交界巴蜀，其地慣出匪類，每多不守正業，游手好閒，三五成群，七九結黨，凌辱鄉民，種種不法，皆因地方官有司歷來法弛所致。匪等見慣，竟成習性，不獨不知有天，而且蔑法，因此愈熾愈多，幾如蝗蝻，勢難撲滅。即省垣有司嚴訪查拿，而該匪等勢必逃匿，充斥四鄉，村民轉難安枕。良善之家，畏其兇暴，縱被魚肉，竟不敢與較，忍氣吞聲，敢怒而不敢言。匪等藉此肆無忌憚，被害之民，無可如何，欲控不敢，懼其報復慘酷。忍之難堪，卻之受害，幾有無以為生之苦。

似此則愈熾其囂張，勢將不靖。近年旱旱水火頻仍，若不乘時鎮撫，必致愈肆猖狂。臣不敢瞞隱，有負國恩。伏乞皇上早揀賢能，迅速前往鎮撫，嚴正捕獲。則匪等盡究有法，而良善之家，借此得安枕席，實我皇上仁慈所致。臣等不勝幸甚，荊楚黔黎亦不勝幸甚矣！臣嚴嵩具奏以聞。

張居正閱畢贊道：「文不加點，具見洞達利弊。此本一上，天子自無不准之理。若能得皇上批准，海瑞到了湖廣，然後太師發札遍諭閩省官員，遇便參奏，則可斷絕禍根矣。」

次日上朝，眾文武山呼畢，嚴嵩出班奏道：「昨據海瑞令人飛章具報，今將原奏並臣嚴嵩另有奏章，恭呈御覽，伏乞皇上睿鑒施行。」天子令內侍接了奏章，展開細看，便道：「據海瑞所奏，不日安南貢物將至。有此一人前往，使徼外番酋，亦知大義。海瑞可謂使於四方，不辱君命。朕甚嘉之。他日回朝，自當格外擢用，以酬其勞。但丞相並言湖廣一帶匪類，聚眾為害，亟當著人前往整飭，不致勞我黎民。但不知誰堪充此任役？」

丞相以為何人可使，即須啟朕知道。」嚴嵩俯伏奏道：「現任安南欽差天使可充此職。皇上若以之前往，臣保得不三月當奏敷功矣。」皇上說道：「海侍郎品望才智有餘，以之前往，可必濟效。但他現在安南催貢，尚未差竣回京，哪得遣之？」嚴嵩奏道：「地方利弊，只在一時，若不早除其小丑，臣恐不止此矣！」

海瑞雖未差竣回京，然該番既已有心趕辦貢物，諒不日亦當告竣，決然遣官隨同欽差伏闕謝罪。伏乞陛下以地方百姓為重，敕令海瑞急催貢物完竣，催番使督起行程。若入本境，則交有司地方官護送，督解來京。仍著海瑞紆道迅速飛赴荊楚鎮撫，不必回京。此則實為兩便，伏乞陛下察之。」

皇上聽奏大喜，即飭翰林院修撰草詔，差了八百里的飛遞前往。嚴嵩得了旨意，謝恩出朝，竟到兵部遴選差官起程，方才放心回府去了，不提。

且說那海瑞在安南時常向蠻王催貢竣工，俾得回京復命。

又有沈充在內為之照應一切。這沈充不時假傳王旨，到各處工場嚴催迫索，所以那些工匠不敢遲延，日夕趕辦。未及三月，貢物俱已告竣。當下安南王將貢物一點驗，裝璜封志，令翰林臣修了悔罪乞赦之表，具一清折，將所貢獻各物計注明白，隨請海瑞同到殿上，當面交代，呈上清單，請海瑞觀看。海瑞接過清單細看，上寫道：金樹玉樹盆景四座，火浣布二十匹（長二丈、闊一尺二寸），碧犀念珠一副（一共一百零八顆），另佛頭間子（貓兒眼的），象牙一雙（重一百八十餘斤），火雞四隻（每日食紅炭十斤，石犬一對（如鼠大，共重二兩三錢），石猴一對（如拳大，高三寸，善曉人意，能持文房四寶），碧玉插屏一對（高五尺），紅玉酒杯十隻（如血色光），文犀燭一對（燃之能照水中怪物），玄狐皮四張（可作冠罩，能御風火雨雪），渾天球一個（能量天上廣狹、度數、時刻）。

海瑞看了，作揖拜謝。安南王即差御前丞相何坤、都督元成，領兵一百護送。各人領旨，遂往殿上擺酒送行。沈充亦來作餞，彼此實不忍舍。繼王與沈充直送出關外三十里，方才分別。正是：一旦成知己，那堪賦別離？

欲知海瑞回朝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